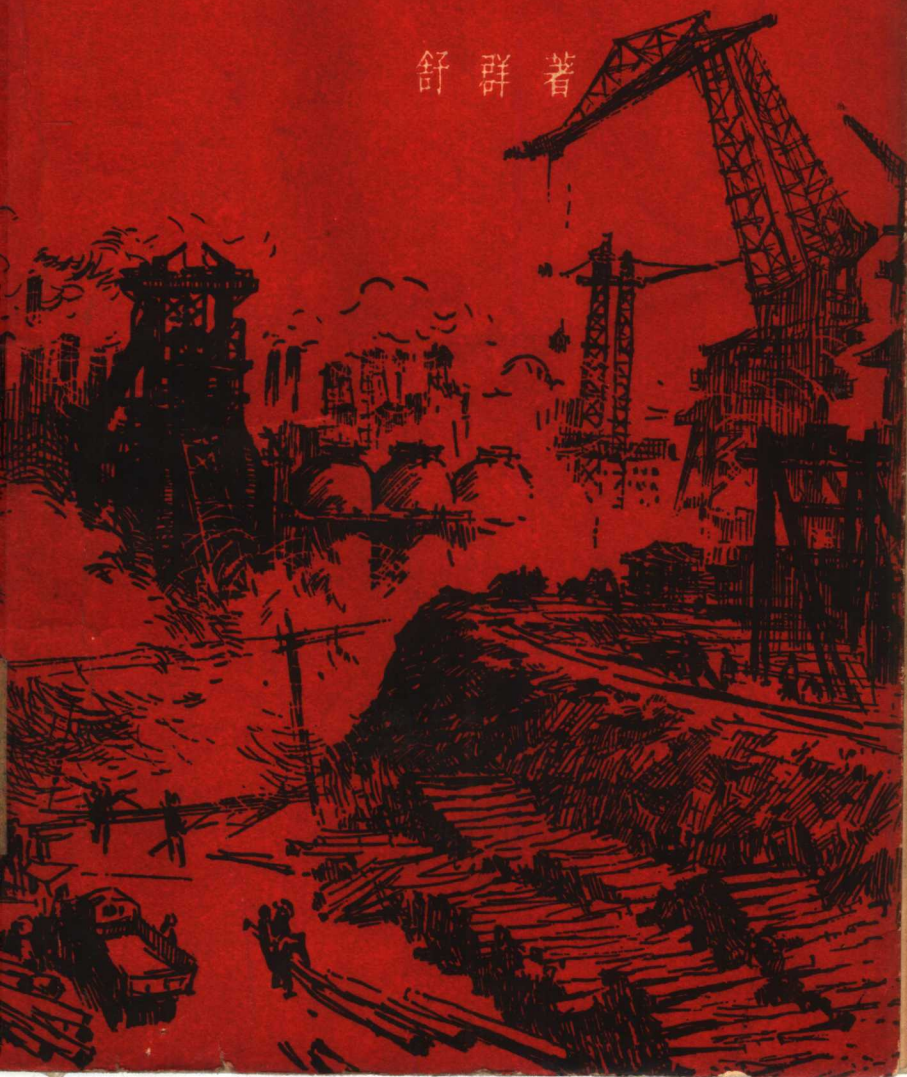


這一代人

舒群 著



这一代人

舒群 著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这部长篇小说，以一个工人出身、刚出大学校门的女青年技术员参加工业建设为经，展开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工业战线生活的描写。它用形象说明了这一时期新中国建设工程的艰辛，描绘了肩负这艰辛任务的新中国工业建设者——工地上的党委书记、总工程师、工地主任、技术员、工人、广播员、通讯员等的英勇奋斗，刻画了他们的性格和心理，歌颂了他们在党的伟大光辉照耀下的战斗生活。作品还生动地反映了苏联专家忘我地帮助我国进行建设的国际主义精神。

这 一 代 人

书号 967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237,000 开本 787×1092 耗 $\frac{1}{32}$ 印张 10 $\frac{1}{4}$ 插页 2

1962年8月北京第1版

196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40000册

定价(3)0.80元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目 次

第一章	夜 里	1
第二章	第 二 天	43
第三章	風 風 雨 雨	93
第四章	霧 中	140
第五章	星	176
第六章	天 外	221
第七章	晴	251
第八章	天 明 前 后	296

第一章 夜 里

是下班的时候，有一輛临时加班的通勤大汽車，順着下班的人流和車流，由干部招待所往集体宿舍开着。

黄昏。落日的余暉，开始暗淡下去；而浮騰的火焰，便显得旺盛起来。在你沒留意的刹那間，天空分划了兩半：半边在發明，半边已經發烏了。一陣晚風吹来，同时可以給你双重的感觉：凉里透着热，热以外裹着凉——人工的火热和自然的秋凉沒有达到匀合的程度。果然，重工業的城市畢竟是社会主义建設的根基而不同寻常的地方，它的黑夜和白天、秋季和夏季都是不大容易交替的。

大路通到天边去，沿路展开一幅新的景象：市街插过田野，田野又伸进市街。往远看，这边农民們如同在市街上收包谷，那边工人們又似乎在田野里建筑宿舍、食堂、俱乐部。这一帶，哪兒是城市和乡村的界綫呢？除非多年以后，誰知道。

因为这两天下过几場暴雨，路上空气比較新鮮、清爽、湿润，象是濾过的。当然，如果仔細的聞一聞，你可以聞到一股怪味——瓦斯和黍香相混合的气息。

按行程說，大汽車应当拐个弯兒，从大路上岔开去，再走上

半里多路，才算达到終点。可是，叉路那边攔着兩根擋杆，立着一塊牌子：“停止通行”。这时候，司机同志不得不立刻扳住閘，把車停在叉路口这边。他跑慣了工地，最会摆弄这个玩艺兒；随便什么时候，只要他这么一扳，扳得总是可他的心眼兒——愿意把車停在哪儿就停在哪儿。停在哪儿，好象摆在哪儿展覽似的，反正車是嶄新的新型的苏联产品。

汽車队的女車長和干部招待所的小招待員，老早就一人把着一个車門口。他倆的年岁差不多，大概都在十六七，而他倆却各有各的不同的眼色，一个为了安全行車，愿意車門开得穩些慢些；一个急于完成任务，盼望車門开得越快越好。其实，只要車一停，車門便紧跟着折叠过去，到門边叠成兩扇，是自动的么，开的不快也不慢。

揪着兩個小短辮的女車長，从脚踏板上稳稳当当的走下来；脚一着地，她便握住电镀的車把手。整天跟車子在一塊兒，她下了車还舍不得它呢。她对車里的人們說：“別忙，慢点兒下！”如果單听她那种和藹的耐心的声調，会让人想到她是一位很負責任的小保姆，在帶着許多的娃娃們。

帽子扣在后腦勺的小招待員从車上往下一跳，仿佛从跳板上跳水一般，開了个扎猛子式的倒栽葱。不管女車長怎么好笑，他爬起来，就向車里的人們喊道：“我說你們倒是快呀，快，快，快，快跟我来！”他居然摆出严厉的輔導員的态度，难道他是在指揮戴紅領巾的少先隊員們嗎？

从車里下来的，既沒有一个娃娃，也沒有一个少先隊員，而是一羣比女車長和小招待員年岁都大的男女青年——工学院的畢業生。正确的說，應該說他們是見習技術員。

他們昨天离开学校，坐兩個鐘点火車到了这兒；今天他們都被分配到各个工地，每人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崗位；現在呢，他們

又被分配到一个集体宿舍，每人都將要有自己的住宿床位。

在这兒，找千百个空着的工作崗位，容易得很，而找一个空着的住宿床位，那就实在难。几年来，新建了一百多万平方米的宿舍，一直沒有滿足房客們的要求。是的，宿舍建築的速度，無論怎么也赶不上火車客运的偌大需要的数量；最近一年，它从四面八方运进那么多人，而使城市人口由三十万驟然增加到四十万了。参加建設的职工們，宁愿委屈一时：搬家眷的把家眷攔在半道上，結婚的空拿着結婚登記証，連独身汉也有人在借宿；不然，他在夜里上哪兒去打游击呢？当然，为着这个問題，有些干部間也打官司，有时竟要打到公司和党委去……这一批見習技術員們之所以在分配了工作的同时，分配到宿舍的主要道理，一則因为部分新建的宿舍將要完成，二則也靠“优待技術人員”。

他們一面掩飾着难于掩飾的幸运兒的心情，一面显示着不得不显示的搬运工的本領。行李、皮包、包袱，外帶許多的小零碎：墨水瓶、書包、洗臉用具……好家伙，真不輕呵。

开头的一段路，是剛修好了的。路面鋪着一層細沙子，底下的瀝青还未完全凝固，踩下去，軟呼呼的，象是鋪了地毯似的。因而，他們都覺得舒服适意，如同輕了裝一般，走得不算慢。

走在他們前邊的，当然是小招待員——向导嘛。他繁忙的倒換着有点兒毛病的小腿，顫着脚尖兒走得飞快；可是，讓人家怎么赶得上呢？

在他們中間，落在最后邊的一个是李蕙良。

肩头扛着她在學校用的打補釘的麻花被、脫了毛的狗皮褥子和其它別的東西捆起來的行李卷，一只手拉着麻繩扣，勒得有点兒麻酥酥的；而另一只手拿着她在學校課余常玩的廉價的愛好品——胡琴，用不着拉呀，只要它在身邊，就有一種無聲的娛樂的感覺。身上穿着她在學校穿慣了的下過多次水的，深藍色

褪成了淺藍色的制服；不知道怎么的，穿旧的总比穿新的如意。身上充滿着她在學校為運動員所羨慕的體力；仿佛從來沒有生過病，她對於醫藥是最無知的，甚而連阿斯匹靈也不懂得怎么用。臉上閃動着她在學校被老師們和同學們所熟悉的、發亮的聰明的大眼睛；眼睛比嘴巧，嘴不會說的，眼睛倒會說呢。總之，她還是在學校的那個李蕙良，東西比人家少，身體比人家健康。雖然，在臨離開學校的時候，她多了一把計算尺——優等畢業生的最好的獎品；但是，在剛離開學校以後，她剪掉了兩條辮子——見習技術員所討厭的障礙物。計算尺是增加了一點兒的份量，而辮子不是又減少了些許的負擔嗎？比一比吧，難道白色的小計算尺會比很粗很長的大辮子重嗎？當然，不會的。

那麼，她為什麼落在最後邊呢？丟下的不算遠，總共不過五六步；即使差一步，落後的也是她呀。

小招待員幫助誰亂七八糟的抱了一大抱，忽然轉過身來，倒背着臉兒走，好象有意要在人家的面前顯這麼一手似的。

“我說技術員同志們，快點兒走么！”一轉眼，他就看見走在最後邊的李蕙良。“喂，李同志！”好大的聲，是可着嗓門兒喊的。

“是叫我嗎？”李蕙良帶着迷惘的眼神，張望着。

“我說我怕你走不動，幫你拿點兒什麼東西唄！”小招待員齜着大牙，嬉皮笑臉的。

“怎麼，怕我走不動？”

小招待員的嬉笑的關懷，引起李蕙良的玩耍的兴致。她沒說什麼，只用一種詼諧的表演回答小招待員。她一抖肩膀，把行李卷頂到頭上，隨着撒開手，脖頸伸得直直的，胸脯挺得高高的，一邊從容的甩着有節奏的腿腳，一邊尽可能的擺着有彈性的手；瞧她那個勁兒吧，是拉着琴走，還是跟着樂隊游行呢？是模仿演員玩弄舞台道具在惡作劇，還是裝扮運動員利用負荷物在練習

竟走呢？归終，她要讓小招待員知道知道她这大力士的气勢，好象在說：給你瞧瞧，我还能走不动嗎？

看着她，同學們笑了，筑路工們楞了；只有小招待員窘了——近乎倉促之間認錯了人而后出現的那個尷尬相。

“……我說李同志……我想起來，你还是个小隊長呢，你看你弄个啥样兒……你既然走得動，就快走兩步呀……小隊長嘛，你應該帶頭呀！”

“小隊長？不是我了，是你！”

“小隊長我可不敢當，說得好听点兒，我說我只能夠做你們的标兵！”

小招待員叫陳廷柱。別看他小，兩年前，他去过朝鮮，在志願軍里當過勤務員。第五次战役的時候，为了搶救傷員，他自己也負了傷。結果，他落了个顛腳的毛病，作为榮譽軍人退了伍。臨走時，他不愿意离开自己的部隊，自己的首長，哭了。首長哄着他，并且答应他：“一定把你送到另外一条战綫去。”于是，他到了这个重工業城市的招待所。可是，他一直想念部隊和首長，写信，寄照片；而且，一有机会，他还要尽可能的利用几句部隊的用語。自从离开部隊以后，这还是他头一回用上了“标兵”。不管技術員們懂不懂，他只願說他的。

李蕙良听罢，恢复过来正常的行路的姿态。她瞪着大眼睛，望着已經轉过臉去的小招待員的背影：走你的吧，小标兵；自己还愿意走在最后边，是准备当收容队呢。

沒有軍事知識，也沒有战斗經驗，但她懂得行軍的一种常識：标兵和收容队。在這一点上，她比小招待員懂的深刻。那是一个小兵給她留下的永远忘不了的教訓，永远忘不了的夢……最后臨別的時候，他还說“你跟我走吧”。孩子跟孩子，什么話都是可以說的。要是現在，他可不能說这个話呀……他还說“再見

吧”。这只是說說罢了。过了許多年头，彼此都長大起来，再見了面，誰能認得誰呢……是她送他到石家岳，把他送走的。她一直記得那夜閃在炮火里的，那个昂揚前行的背影，那条模糊难走的小徑……而且現在她一扭头就能看得見他走过的那个方向——三里外的兩座小山……但一路上，她沒有看一眼。因为她知道，山是不会变的，它必然还是它的鞍形；但小徑呢，人呢……不愿意想的，不該想的，为什么，为什么偏偏又要想到它……

往下走，路剛剛开始修路面；新撒上的碎石子，踩上去活活动动的，还在格脚掌心；并且到处都有沙石堆和瀝青桶，走几步，繞个弯兒，不是什么絆了腿，就是粘呼呼的貼住脚。煮瀝青的鍋，冒着烟气，够噏人的。

走了坏路，再走好路，誰不咧着嘴笑；反过来，人多半要皺着眉头。但他們現在不能不走，誰不走，能在这路上过夜嗎？

其实，剩下的路，不远了。集体宿舍就在白楊树的后面——繚繞着漸濃的暮色的幻境里；剛才在汽車上老远的隱約望見的，从綠色枝叶中間透出来的灰色的楼脊角，这时又隱蔽得無影無踪，好象你越奔着它来，它越躲开你去——試試你的年輕人的毅力，是不是經得住这一点点小考驗。

小招待員照样走他的。他不管这路难走不难走，会不会摔筋斗，反正他是在殘磚、断瓦和廢墟的戰場上打过滾兒的。不过，为了迁就这些坐慣教室的技术員們，他不得不走着等着；等久了，他自然要發急的。

“我說你們倒快走呀……慢騰騰的，磨磨蹭蹭的，誰有閑工夫老等你們……”

他們是尽力走的，已經走得气喘、汗流；有些人掉着鉛笔、小刀、手巾……鄒平什么都掉了，連他自己在內。

李蕙良一边撿着小东西，一边等着掉了队的鄒平。她原来

預料的，果然預料到了，总算沒有虛設这个小收容队呵。

她和同學們从工学院出發以前，被編为一个临时的小队；院長指定她担任小队長，并指示的清楚，只要下了火車，进了招待所，就完成了任务。現在，她是同學們里的一个同学，技術員們里的一个技術員，再不是什么小队長了。可是，她还愿意操这份心。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个性，这是不是她的个性呢？

“鄒平，別着急么！”她庄重的喊着，多少帶些大姐姐的口气。

鄒平剛滿二十岁，是同班最小的男同学。他有一对很俊很甜的眼睛，象姑娘的。在学校，同學們有时拿他开玩笑，男同学叫他“女同志”，女同学說他“是應該参加三八节的”。他不在意这些，只是天真的笑一笑罢了。可是，他現在往李蕙良跟前走着，臉紅起来，紅到耳根、脖頸；讓女同学来照顧，他还害臊呢。因为，在他的意識里，恰恰相反，他認為自己是應該照顧女同志的。

“李蕙良，你是在等我嗎？”明知道，还要問，鄒平靦靦極了的时候，就有这么一股傻气兒。

“……也不完全是等你，我也想歇歇呢。”李蕙良宁愿委屈自己，也不愿伤人家的自尊心。

“我想不到你也要歇歇的。”鄒平單純，信以为真了。“你也累了嗎？”

“誰不累，大家都累了。”

“是不是大家應該休息休息？”

“怎么不是，是呀！”

鄒平一甩肩膀，甩掉行李；被它累贅够了，只想把它甩的越远越好，再不想背起它了。他好似一匹小騾子，累得哼哧哼哧的，而剛一放下馱子，就挑起皮来，擦馱子玩呢。

“喂，喂，同學們，咱們小隊長命令，命令我休息五分鐘，命令你們休息四分半！”

象在畢業典禮的晚會上一樣，大家喔噉一陣子，多么輕快呵。本來大家都想休息一下，但誰也不肯開這個口，都要強得很呵。

李蕙良一摔行李，撲的一股塵土，差點兒迷了眼睛；她趕快讓開兩步，順便躲到白楊樹那邊去。

“我得聲明，我再不是小隊長了，我也沒命令你們；說心裏話，我倒想招待招待你們！”李蕙良剛一摸揹着的小水壺，同學們都撲過來；渴得嗓子直冒煙兒，都想喝一口。“我說招待你們，就一定招待你們，我請你們喝水，再請白楊樹給你們搵搵扇子；本來么，你們是到了我的家鄉呵！”

是的，這兒是她的故鄉。

她原是那麼一星點兒飛塵，在這兒悄悄的飄着，飄着，飄了十五年；後來，有一陣風把她刮走了，刮走了八年；現在，又有一片雲霧把她送回，成了一滴晶瑩的滋潤故土的露水珠兒。

許多人都思念自己的故鄉。她不，她怕想到那個地方；甚而做夢的時候，她都怕夢見那個地方。因為她想到的、夢見的，盡是不幸的少年的回憶：苦難，悲傷，慘痛，死別……

在昨天下火車的時候，同學們都說：“你回到故鄉，怎麼招待招待我們呢？”其實，她也象同學們一樣來到陌生的地方。從火車站往幹部招待所去的路上，她從大汽車里往外一看，都改變了，如同初生嬰兒的鋪蓋和穿戴一般，都是新的；只有往遠看的時候，她還記得那兩所最高的樓房，原先是吉順絲房和三菱洋行，而現在都改成國營百貨公司了。

她不認識故鄉，但故鄉有人認識她的。在招待所里，她碰見一個收發員，是從前的鄰居。他跟她提起不少父輩的工友（現在

大半都当了干部),除了“老水鬼”,她都記不大清楚,究竟誰是誰……

当昨天跟那个收發員談話的时候,当今天在工地聞到强烈的瓦斯味的时候,当此刻面对着鞍形小山的时候,她都在心里叮嚀着自己:“你別以为到了別的地方,这是你的故乡!”所以她这种以还乡人自居的对于同學們的招待,也是有意識的在喚醒着自己的还乡感。

小招待員回头一看:一个个什么样兒,是在公园里乘涼嗎?

“我說同志們,我打前站的可要先走啦!那里房子少,你們队伍大,号不着房子,你們就在院子里放哨吧!”

“打前站的”、“队伍”、“号”、“放哨”,鬧了这么一大套;嘖嘖,嘖嘖,好过瘾呵。随后,他开始他的急行軍。

赶到集体宿舍的大門口,他再前进不了了,在面前站着扎煞着胳膊攔擋着他的老舍長。

老舍長胡德山:小矮个兒,白头髮碴,臉上一把皺折。他是老矿工出身,有过四十年的工龄。今年,他已經六十开外了。本来,可以退休养老的,国家的养老院和他的兒孙們都能养活他。但他不,不,不願意落个“白吃饱”;干慣了活,誰閑得住?組織上照顧他,讓他挑个輕劳动。唉,是老花了眼睛,还是挑花了眼睛,偏挑上了这个“不劳动”;熬心,伤腦筋。話不是隨便說的,怎么好改口呢?硬着头皮,讓你拿小榔头敲吧。

比如說,老舍長就挨过小招待員的小榔头。这小家伙只管把人和介紹信往你办公室一撂,不管你有没有床位,他撒开有毛病的腿走他的了;所以老舍長現在要把他堵在这大門以外。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他們的个头,高矮仿佛;但相差的年齡,大約有四十岁;一个是爷爷,一个是孙子。他們的態度,也不相上下,恰恰是針尖对着麦芒;而这爷倆膀擡膀,誰也不打算讓

一讓。

“小陈，你这个小崽子，你眼睛溜溜的直轉，轉啥？告訴你說，這兒沒有空子給你鑽！”老舍長的口气，可真有一股別扭勁兒。

“大家都是為了工作嘛，要啥態度！咱們站在外頭，要是拉拉扯扯的，多難看！我沒什麼，不過是個小招待員；你呢，你大小也是個負責幹部！我的意見，咱們先進屋去，有啥問題，都擺在桌面上談，沒有啥談不清楚的！”小招待員在教訓人呢，儼然是老舍長的上級的神氣。

“你送來多少人？”老舍長眯縫着眼睛，瞄着白楊樹下那伙影子。

“我這兒有介紹信！”小招待員把懷裡抱着的東西往地下一撿，有一瓶墨水摔洒了。

老舍長怕小招待員扔下介紹信，撒鴿子跑了，便一把抓住小招待員的手腕子；而小招待員拚命的在掙脫，掏信……

於是，他們爭吵起來。

本來，在昨天的電話里，幹部招待所和集體宿舍談好了“二十人”。到今天，在這老小見面的時候，招待所送來二十五個人，而宿舍又只能收十五個人。招待所的理由是：因為新來一批幹部沒地方住，不得不增加“五名”。宿舍的根據是：由於一棟房子沒有竣工，一定要減少“五名”。如果再問土建公司，他們也有話說：這兩天的暴雨影響了工程。從總的方面看，主要的都是出於大規模建設的一種“複雜性”；當然，在檢查工作的時候，他們都會自覺的着重自己的“扯皮”方面。

“我說老胡頭，你撒開手，要啥軍閥主義！”

“你扑蹬啥，你扑蹬……”

老舍長緩緩勁兒，用雙手抓住小招待員的兩個肩膀頭，往下

一按，就把小招待員按燬了一节。

大汽車的喇叭响着，一声比一声長，是在催小招待員呢。

小招待員完全不在意这种催他的声音。一張“汽車使用承認單”拿在自己的手里，等于汽車拿在自己手里一样，他知道汽車是甩不掉他的。但介紹信放在自己兜里，他还没有完成任务，怎么办？人家要為他的宿舍考虑，自己能不給自己的招待所打算打算嗎？在他的小瞳孔所觀察的小角落里，誰沒有本位主义呢？而且，連自己都被人家抓住不放。那兩只大手，簡直是兩把老虎鉗子，掐得牢牢的；动一动，肩膀头好疼。于是，他想服了吧。他認為暂时是應該这样的。在他的有限的战斗的經歷里，是屡次听說过“战术”的。

“胡舍長，你看着办吧，怎么办怎么好。”

“早这么說，咱們何必鬧个半紅臉兒！”

老舍長松开了手。

小招待員还没有完全达到目的，自己囑咐自己警惕：这回連一根汗毛也不能讓他摸着呵。

“留下多少？”

“十五名。”

“剩下的呢？”

“你領回去。过兩天，有了房子，你再都送来。”

“介紹信呢？”

“你先帶走，另外补个十五名的。”

“我回去跟所長怎么說呢？”

“你跟所長說，我对不起啦！”

小招待員帶着衣肩沒有松散开的兩团皺折走了。大概走到十多步的地方，他一弯腰，把介紹信撿在地上，怕風刮跑，他还把它压上一塊石头。

“老胡头，不是你对不起，是我对不起啦！”

小招待員一說完，撒腿就跑，仍然一歪一歪的顛着脚尖兒。

就在这时候，李慈良和同學們赶到了。

天快黑了。团团的陰云，在翻滾，在沉墜……大概又是一場暴雨要來了。

二

这个集体宿舍是很大的。按原来設計，它可以容納兩千个床位。一排排的、一栋栋的三層楼房，几乎扩大了一面城市的市容。从地基算起，完全用的新材料，連水道和瓦斯管子都是新安裝的。紅色的磚壁，灰色的瓦頂，密密層層的白楊樹給它形成了天然的綠色的院牆。混凝土的走台，不妨保留着本色，而應該油刷的門面和窗框子，仍在露着白木头。屋里屋外，冒着潮气，还熏人呢。从工程上看，全部建筑，有一半正在进行施工，有一半剩下煞尾工程；总的說，沒有正式完全竣工的。可是，現在大半都已經住滿了人。凡是住进来的，都成了積極分子。怕踩髒了油漆未干的地板，搭上桥走，怕沒安玻璃的窗子透風，堵上牛皮紙——把新房打扮得这么寒酸，他們还甘心入贅，她們还情願过門兒呢。

現在，不是又来了一批新人嗎？

集体宿舍的办公室，原来設在樓里，因为給人家挤得常常搬家，最后才搬到这临时性的小屋。現在敞开窗門，也挤不下他們这么多人；有人一不注意，就可能把它挤垮的。老舍長知道，它的四壁都是碎磚头砌的。于是，他只好要一些人留在屋外边；隨便他們，要坐就坐自己的行李，要蹲到处都可以蹲的。他給挤进屋里的，倒都讓了座：窗台、門檻、破凳子、歪椅子，还有翹腿的

桌子。

他自己站着，又站不住，就象憋的他沒地方坐，也沒地方走，只好在站着的地方打轉轉，并且，他摆弄手指，数着数，分明是三五一十五、五五二十五的数目，怎么也算不清楚，还要請个會計同志呢。

“你們出个人兒吧！”老舍長终于說了。

“我們推李蕙良代表！”有几个人喊着。

李蕙良站在門口。由屋里射出来的灯光，把她的大眼睛照得明晃晃的，而把她的黯淡的剪影貼在地上。从她来，就站在这兒；当她听到人家喊她的时候，她才想到进去不进去……在意識到这間埋伏着重重困难的小屋不比那飄着彩旗的荣誉的高台的时候，她便沒有再躊躇，即刻迎上去。

走到老舍長的面前，不由得她看了一眼，剛才在路上他那眼里的怒火，是要燒人的；而現在他的滿臉的皺紋里，只有不安的焦急的思慮了。

“是不是有十五張空床呢？”李蕙良委婉的問着。

“有，有，有十五張！”老舍長直爽的回答。

“是不是先分配十五个同志去呀？”李蕙良試探着。

“我也是这样想的呵，你沒看我急得直打磨磨；你們一共二十五个人，先分配給誰呢？”老舍長犹疑着。他不摆弄手指头了；兩只大手一合，又磨起手掌来。

“噢……十五張床，十五个人……”李蕙良自言自語的說着，把一个衣扣解开，又扣上；扣上了，又解开，到底要解开还是要扣上，她自己也不知道。是的，她感到事情为难呢。但她認為她不能逃避責任，最后便說了。“我帮助分配一下好不好？”

她这样征求老舍長和同學們的意見。大家当然都是同意的。